



高安侠 / 著

# 野百合

备受世俗歧视和心灵折磨的普通女子，  
渐渐成长为自强自主，敢于面对生活磨难的石油女工。  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妇女解放运动中，女性艰难曲折的成长历程。  
.....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野百合 / 高安侠著.  
北京 : 石油工业出版社, 2015.12  
ISBN 978-7-5183-0953-5

I . 野…  
II . 高…  
III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 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77584 号

---

出版发行 : 石油工业出版社

(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 100011)

网 址 : <http://www.petropub.com>

编辑部 : (010)64250039 图书营销中心 : (010)64523633

经 销 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: 北京中石油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---

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710×1000 毫米 开本 : 1/16 印张 : 19.25

字数 : 355 千字

---

定价 : 40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我社图书营销中心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## 目 录

第一部分 .....	1
第二部分 .....	51
第三部分 .....	101
第四部分 .....	153
第五部分 .....	203
第六部分 .....	255
尾声 .....	299
白发油矿（代后记） .....	301

# 第一部分



从油矿的大门里出来，李一坚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好像卸下了肩上一副重担似的：“你就算安顿在这里啦。回去吧，别送啦。”

慕容秋感到自己就是那副重担，平白无故地让人家受累，心里很是歉疚，还要送，李一坚也不勉强。两个人又走了好长一段路，转过一个大弯子后，油矿就看不见了。脚下的砂石路顺着蜿蜒的洧水，一直通向县城。

天晴得要命，远处县城的轮廓隐隐浮现，在蒸腾的水汽里簌簌抖动，看着虚幻而遥远。

李一坚不放心似的，又给她叮咛一番：“记着，好好干，争取立住脚。一年半载后，再找个人，成个家，不就又是一户人家了？不早了，快回去吧。”

慕容秋只好恋恋不舍地驻足，满肚子感激的话，说不出来。自打她嫁到凉水崖，从来没有遇见这么一个好心肠的人。她长久地站在那里，目送李一坚的身影。

走得老远了，李一坚回过头，短发甩出一个好看的弧线。举起手朝她扬一扬，斜阳打在手臂上，闪过一道耀目的光，然后转身迈开大步走了。那砂土路上“嚓嚓嚓”的脚步声，渐渐地听不见了。

远远地，传来一声鸡鸣，四野一片寂静。

慕容秋这才慢慢转身回走，还没走多远，忽然，一个巨大的声音当空响起来，好像是有个人在说话，满山满洼听得亮亮堂堂。这么大的嗓门！她感到惊惧，不由地前后左右，四下里张望。

没有人。

那个声音却自顾自地呜哩哇啦说个不休，想必走远了的李一坚也能听见，甚至那县城里的人也能听见。火烧云起来了，红彤彤的，烧红了半个天，就像谁家的柴火堆失了火一样，难道是火烧云后面藏着说话的人？

一会儿是唱的，一会儿又开始说话。那声音荡在空气里，这里碰一下，那里碰一下，飘回来，折过去，变成很多人在说话，这个刚开始说，那个马上跟着说，重重叠叠，嘈嘈杂杂，完全听不清在说什么。



渐渐地，她听明白了，那个声音来自油矿方向，一个女人的嗓音，尖尖的，亮亮的，含着一丝钢音儿，伴随着一大堆嘈杂的声音，好似夏天泅水的人一会儿从水里冒一下，一会儿不见了，一会儿又冒一下。

她回思李一坚的话，以后就要在这个油矿寻个活路了，一定要站住脚。

一定要站住脚！她暗自叮咛自己。另一个自己回答：听见了！

那个声音渐渐清晰起来，没错，就是油矿的。难道油矿有这么大嗓门的人？

这是一个多么陌生的地方啊！陌生得让人感到害怕。这个大嗓门先给了她一个下马威！昨天还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叫做“油矿”的地方，今天就要在这里讨活路。

刚进了大门，小街上迎面碰见三个人，奇怪的样貌把她又吓了一跳。当中间的那个人是个矬胖子，腆着大肚子，顶着一头黄发。左边那个人的脑袋圆丢丢、光溜溜，几乎寸草不生。右边的男子个头稍高一点，却是个络腮胡子，半张脸藏在栗棕色的胡子里。

她慌忙朝旁边躲开，却见旁边一个人笑嘻嘻地跟他们打招呼：“吃了吗？”

“吃了，同志。”其中一个和气地回答。

她暗自吃惊，天呀，这些是什么人，长得可真难看！这么想着，不由地偷偷瞟一眼，正好和络腮胡子的目光撞在一起，吓得她赶紧低头走开。一边走一边寻思，这个油矿真是怪地方，和凉水崖不一样！越想越觉得惶惑，举目望望，满眼都是陌生人，一个也不认识。

“油矿”她喃喃自语。多么拗口、奇怪的名字。

从今天开始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而这个不一样来得太突然，她根本就还没来得及准备。

## 二

昨天下午，李一坚听人说油矿招工。二话不说，第二天就带着慕容秋来到油矿，找到矿长赵平，她开门见山：“听说矿上最近要上产，贴出布告要招工呢？”



“嗯，有这个事。”赵平不晓得她问这事干什么。

“合适的话，给这个女子找个活干干。”说着，指着身后的女子。女子身穿一件月白衫子，看着低眉顺眼，似乎胆子很小。赵平问道：“叫个甚？”

“慕容秋。”

赵平又问：“识字不？能干些啥活儿？”

女子显得很害羞，总是有意无意想躲在李一坚背后，见他问话，低声说了句什么也没听真切。

赵平有些踌躇，看着李一坚。

李一坚快言快语：“没事，老赵，听你的安排，苦活重活都能行。呃，这个慕容秋嘛，——是这么个情况。”她停了一停，咳嗽一声，“我到凉水崖下乡碰见她。她死活也不和她男人过了，男人和婆婆把她往死里打。实在劝不转，我就给她办了离婚手续。她娘家也没人，没处落脚，正好咱矿上招工要人，就叫她在这里干吧。干得好了，你留着，干得不好了，你打发她回去。”

“嗨呀，瞧你说的，李县长介绍来的人我能不放心吗？”

李一坚是一县之长，整天忙得像打仗，专门把慕容秋送了来，已经是格外照顾怜恤了。把她交代好，水也不喝一口，立刻转身。县上还有很多事等着她去处理呢。

### 三

油矿是个不一般的地方。既不同于县城，也不同于黄河岸边的凉水崖。初来乍到的人，往往会被它的新奇和陌生迷住。

清晨六点半，太阳还没有睡醒过来，那汽笛一窜而起，尖声尖气地叫醒所有的耳朵。广播也跟着响起来，嗞嗞啦啦的电流声里，来自北京的声音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……”奋力从各种嘈杂声中挣扎出来，响彻角角落落，一会儿又被杂音给淹没了。家家户户忙乱一片，男人要上班，娃娃要上学，饭也顾不上吃，女人追在背后叫唤。

八点整，广播声戛然而止，就像是一剪子给剪断了。汽笛声也同时响起来，汽笛一停，表示上班了。小街上驶过一辆吊油车，晃晃荡荡的，卷起一阵子黄尘，慢悠悠飘向空中。吊油车的任务是把野外油井里的原油拉回来，每天

忙得跟蜜蜂似的，来来去去不停地跑。油矿的主要任务就是从地底下采油。这里的人们一切都跟石油有关系，干着油活，吃着油饭，连身上穿的，也是油衣。展开两只手，也是沾了油的。

油矿最阔气的房子不是矿部，矿部只是一排大瓦房罢了。最打眼的是一座俄罗斯风格的小楼，大家管它叫“专家楼”。那才是油矿最阔气的房子。

专家楼和四周的窑洞、油泥房一比，有点鹤立鸡群的意思。宽大的院子，白色的廊柱，青砖铺地，四周种着杨柳榆槐。小楼背后是一片树林，从后门出去，顺着羊肠小道渐渐就爬到了半山腰。回身望望，能俯瞰到整个油矿。前面的大门平时虚掩着，少有人迹。偶尔几个调皮的娃娃趴在墙头瞅，瞅不见人也听不见说话，忽然听见里面的脚步声，慌得出溜下来，呼噜噜地一阵子跑走了。

专家楼是个神秘的地方，那是另外一个世界。人人都说里面住的苏联专家过着天堂般的生活。天堂是个啥？没人知道，学校的万校长说，天堂就是要什么有什么的地方。总归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就是天堂。果真是这样的，去过专家楼的人回来说，天堂就是好，窗子上不糊麻纸，挂着雪白的窗帘，地上都铺着木地板，打着蜡，明光锃亮，比咱的锅台都干净，“苍蝇都爬不住，一步一打滑哩。”

专家楼上的一扇窗子打开了，马克西莫维奇·克里洛夫端着一杯牛奶站在窗前。

他深深地吸一口早晨清新的空气。还好，天蓝的那么宁静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刚才只是一个噩梦。

正睡得香，汽笛平地窜起，尖利的声音像刺刀一样刺破他的梦。他“忽”地一下从床上跃起，心脏“突突突”地乱跳，快要蹦出腔子了，恍惚又回到了战时。小时候听过太多警报声，几乎是条件反射，心脏就像给刺中了似的，快要撕裂似的疼。多少次，在蛇一样到处乱窜的警报声中拼命地奔跑，在莫斯科、在哈尔滨、在上海，整个童年都在惊惶中奔跑。在潮水般涌动的人流中，盲目地挤来挤去，帽子被挤掉了，一只皮箱砸在他肩上，擦破了皮，血流了一滩，疼得要命。火车站台上，人们蜂拥向火车，一个独腿老头，拄根拐杖一跳一跳的，拼命爬上了站台，眼看就要扒上火车了，却被人猛力推下来，瞬间被人流扑倒，无数只脚在他身上踩踏奔过。火车呜呜叫着开动了，那老头儿一跳一跳地拼命追赶。他和母亲挤散了，拼命地哭叫“妈妈、妈妈……”妈妈伸出两只手，哭喊着他的名字，无助地看着他被人群众挟着越来越远，灰色的围巾渐渐淹没在黑压压的人海中。那警报还在凄厉地呜呜怪叫……

克里洛夫最厌恶的就是油矿的汽笛声，尖声尖气的怪叫盘旋在上空，搞

得人不由地神经紧张。问一问赵矿长才知道，油矿原来属于军工企业，军事化管理，哪天要是汽笛不响，大家还不习惯呢，简直不知道该上班去还是在家里待着，所以也就一直保持着。

啊，战争！

他转过身，不愿意想，思维直接跳过去：“要想想高兴的事”。这是他的习惯，脑子里已经自动生成了这个指令。眼睛一遇见战争或者相近的一些字眼，便会选择性目盲，看不见，跳过去。油矿放电影，他也从来不去，油矿里的大人小孩都喜欢战争片，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夹杂着孩子们兴奋的嗷嗷乱叫，他在地质绘图室里都能听见，他拿一点卫生棉球把耳朵堵起来。

战争，该死的战争！真搞不懂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战争片，难道还没有打够仗吗？苦还没有受够吗？

昨天开会到深夜，讨论试用爆炸井措施和延深一井的开钻准备情况，莫里耶夫和范青吵了起来，幸亏安迭戈涅夫和中国的同行们及时制止。莫里耶夫就是这么一个火爆性子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从来就不给别人解释的机会。粗大有力的手指猛烈地敲击桌子，杯子里的水晃荡晃荡洒出来，顺着桌沿滴滴答答地流下来，地板上，形成一道弯弯曲曲的小河流。

他是技术权威，在巴库油田，他的技术理论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找到了喷井，得到过斯大林的嘉奖。据说在克里姆林宫招待劳动模范的晚宴上，斯大林毫不理睬那些迎上前去逢迎巴结的笑脸，穿过人群和他碰了杯。就是国家工业部长普里曼斯基也没能得到这个荣耀，只好站在一边嫉妒地干瞅着。因此，莫里耶夫把谁也不放到眼里，别说中国的同行，就是专家组组长安迭戈涅夫也要让他三分。而克里洛夫的资历和业绩远不如他，没有发言权，只能坐听。

夜里没睡好，噩梦使他头脑昏沉，太阳穴隐隐跳痛，早上起得有些迟。楼下的服务员端来了牛奶，轻轻啜饮一口，不错，很新鲜。在苏家沟后面，油矿考虑到苏联同志的饮食习惯，专门饲养了几头奶牛。

一阵风刮过，初秋的清冽之气拂面而来，白窗帘飘起来，一鼓一鼓，满满一窗子陕北的好晴天，赤裸裸的蓝破窗而入。睡眠不好所带来的疲惫感顿时消失，精神随之一振。

隔着马路斜对面电影院的大门，一群姑娘们就像家雀一样叽叽喳喳，很是热闹。两个调皮的姑娘追着玩，一个忽然绊了一下跌倒了，旁边的人忙过去扶，不等人家搀，跌倒的姑娘自己就站起来了，背上的长辫子滑到胸前，荡悠悠的秋千一般。那一个头里跑的，扎个高高的羊角辫，跑起来一颤一颤的。忽而不知谁说了个什么，大家咯咯笑着，你一言我一语。忽而沉默了，谁也不



说话，忽而又同时开口。

“真像一群小麻雀。”他微笑着，回转身自言自语，一边喝着温热的牛奶。在遥远的巴库，冬天白色的雪世界里，经常能看见电线杆子上聚着一群麻雀，叽叽喳喳一片，不知道在讨论什么事情，像极了这些姑娘们。

克里洛夫想起来，前一阵子，赵平矿长开会前跟他们闲聊说生产任务紧，油矿的人力不足，远远不能满足需要，准备招收一批青工。来报名当工人的不少，有些还是远路上赶来的。她们该不会就是新工？

想到这里，他转过身，再次看着窗外，远远看着，感觉那群姑娘长得很相似。

多年以前，当他和父母亲流落到哈尔滨时，看见大街上的中国人几乎长得一模一样，都是蜡黄扁平的脸，含含糊糊的五官。好像拿手掌使劲抹一把，脸上的眉眼就会不见了。过了好长时间，才渐渐看出他们之间的不同。

母亲用包袱底下密缝起来的几十个卢布租赁了一间小屋，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拐角处开起了列巴房。那时，哈尔滨号称“东方莫斯科”，那里住着很多俄罗斯人。“十月革命”之后国内发生了剧变，他们为了活命，流亡到了中国。哦，那些都是陈年旧事了。

时间一晃，三十年过去了。

三三两两的女子们，从衣着举止一望而知从哪里来，农村来的女子一副缩手缩脚的样子，不管穿什么衣服，总能看出一种由内而外流露出来的，无法掩藏的胆怯。而矿上的女子看起来大方多了，举手投足洒落自如。

一个女子独自站在一边，就像一滴水珠从水里跃出来，从人群中剥离出去。她面朝东边站着，清晨的阳光正好照在脸上，显得格外鲜明。也许因为阳光过于强烈，漆黑的眉毛微微皱着，眼睛里满含着心事，若有所思。她也是农村人的打扮，穿着一件半旧的月白衫子，但是，并不缩手缩脚，只安静地站在那里。其他女子们叽叽喳喳地笑闹着，她好像隔岸观花，两不相干。

他觉得面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她，却一时想不起来，哦，也许中国人的面部缺乏特点，人人看着都似曾相识。

赵平矿长从马路那边走过来，他中等个子，魁梧壮实，走路的时候两只肩膀也跟着用劲似的，看上去紧绷绷的，腿短便显得急促促的。身后跟着一个姑娘，身材丰盈，齐耳短发，前刘海斜抿在耳边，显得利索干净。

一会儿，一辆嘎斯车开过来，猛地刹车一停，屁股后面卷起一股子黄尘，呛得人直咳嗽。车上载着一部笨重的井架，井架上挂着一朵大红花，看来，今

天就要出钻呢。

姑娘们围过来，对着这辆苏联产的汽车指手画脚。有个女子探手探脚地伸指头戳一戳车灯，似乎在验证一下看汽车会不会眨眼，然后猛地跳开，好像怕汽车像骡马似的，猛地受了惊炮蹶子。只听见一阵子咯咯咯的笑声，又是一片叽叽喳喳。他想起来一句本国谚语：“一个女人胜过五百只鸭子。”这么多姑娘可不是一个养鸭场？想到这里，他笑着摇摇头。

油矿的小街上，人气渐渐旺起来。附近农村人走路图方便，到地里劳动都是从小街上斜插着穿过油矿。电影院前渐渐围上来一些路人，几个要去地里收庄稼的老汉们也过来看热闹，听说一群女子娃娃也要当矿工，稀奇得不得了，眉毛快要飞到脑门上了：

“婆姨女子们也能干了这营生？苦重哩。”

“眼下不一样啦，毛主席都说了，妇女能顶半边天。”

“嘿嘿，熟死的莽面生着哩，精死的婆姨愁着哩。我看顶不了。”

“老家伙，你落后了，新社会不一样了，稀奇事还多呀。”

赵平矿长扯着特有的大嗓门吆喝着：“上车上车！”

姑娘群中，胆大的往手心里唾两口唾沫，两手扳着车帮子，脚蹬在胶皮轮胎上，活似一只小燕子跃进车槽。笨手笨脚的撅着屁股扳住车帮子，不知道先让哪条腿跨上去，挪挪左脚不行，再挪挪右脚，摇摇晃晃的快要掉下去。底下的人推着屁股使劲儿往上，不知谁说了个什么，一阵尖叫，又是一阵笑闹。一个女子不知是脚上滑脱，还是手吃不上劲，底下的人七手八脚帮着往车里送，连滚带爬地好不容易进去了。

不见了那个月白衫子的女子，一抬头却见她已经在车槽里。想必一定是飞上去的。

在大家的笑闹中，嘎斯车摇三摇，晃三晃，轰隆隆地开走了，嘈杂声也追随而去，黄尘漫散开去，在半空里慢慢消散，天空还是一如从前的蓝，纯粹的蓝。

人们各有各的事，都走了。电影院前一时安静下来。没有了风，那些杨树兀自静立，太阳光泼洒下来，满世界一片耀眼的白光。一股子浓烈的油味飘进窗子里，矿上特有的气息。不远处就是炼油车间，轰轰轰的噪音，时间长了人们都听聋了，没有了存在感。

克里洛夫喝完最后一口牛奶，已经完全凉透。却看赵平矿长穿过小街朝这边走，知道他又要来专家楼。便放下杯子，回身赶忙收拾洗漱，这个急性子的人，说不准一会儿又要开会讨论那个爆炸井的问题了。

## 四

轰隆隆的嘎斯车上，一面红旗呼啦啦地飞，上面是“501 钻井队”几个字。慕容秋一手扶着旗杆，一手紧紧把着车帮子，心情随着呼啦啦飞舞的红旗舒展开来。刚才赵雪兰忙着拉扯大家上车，顺手把这杆旗交给了她。没想到人家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到她手里，有点受宠若惊，心慌慌地跳着，脚下使劲把住，把旗杆扶端正。红旗被风吹得呼呼啦啦响，一会儿贴在身上，一会儿飞扬到半空去，月白色的衫子和红艳艳的旗两相映衬，说不出的悦目。

陈换梅是头一次坐车，太新鲜啦，这只呜呜叫着的铁牲口，一次驮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东西，简直力气大得吓人啊！她觉得就连那砂土路上的颠簸也是必要的，应该的。架子车不颠，可架子车能跟它比吗？心里美滋滋地想着，等回家给男人刘拴宝学一学，爱死他。哼，你不叫我来，哪能坐上车！你们家八辈子谁坐过车？她心里暗暗问男人，想象着男人无比神往和羡慕的神情。那毛茸茸、湿乎乎的嘴巴讨好地凑过来。

驾驶室里，郝二娃一边翘起半个屁股应付汽车剧烈的颠簸，一把老骨头给汽车颠得快要散架了。一边小心翼翼地掏出一盒大前门，慢慢地撕开。他准备给司机李延矿点烟。

伺候司机是个技术活儿，王子龙那样的毛头小伙子是干不了的。只见他噙住纸烟，那嘴巴浅浅地，刚好能噙住，既不能太深，也不能太浅。擦根火柴点着烟，长长吸一口，冒出一股烟，然后，粗糙的手指翘作兰花状，捏着烟卷儿款款镶进李延矿那肥墩墩的大嘴里。这火候要刚刚好，既要点着纸烟，又不能让口水把烟嘴儿浸得湿嗒嗒，黏糊糊，人家看着恶心里。一支烟抽完了，还要给续上。中间的节奏要品摸一下，烟瘾大的，就续得快一点儿。烟瘾小的，就稍稍缓一缓，让人家歇一歇。熟悉的人好说，知道烟瘾大小。要是不了解的人，看看手指头就明白了，老烟枪的食指和中指熏得黄黄的，一看便知烟瘾大得很。但是在路况不好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给司机递烟，有危险呢。拐弯处也不能递，影响人家的注意力呢。你得瞅着前面的路平平的，没有急弯子，司机不忙了才可以递烟。伺候好司机了，一脚油门就到了井场。不然的话，井架、马达、钻头这些笨重的家伙给你撂到半坡上，自己扛去吧。那钻头就有足足三百斤呢。

车开始颠簸，陈换梅感到难受起来，胃里面翻腾着，一涌一涌的。刚才的畅快劲儿早丢在一边，也顾不上想丈夫刘拴宝了。她像风里的一片叶子似的摇摇摆摆，脚下拌蒜，再也站不稳当。王桂英坐在地下，那车忽上忽下地，簸豆子似的颠得屁股疼，赶紧站起来，站不稳又赶紧坐下。其他几个矿上的女子兴致还很高，叽叽喳喳说个没完没了。王子龙大声说：“我说大家安静一会行不行，吵得人脑仁子疼。”

“哎哟，我才说几句话你就脑仁子疼，那刚才雪兰说话你脑仁子疼不？”王小燕一说完，几个人就笑。王小燕和赵雪兰、王子龙他们都是油矿子女。王子龙早一年参加工作，司钻刚出师。本来在508队当钻工，考虑501队缺乏技术，就专门调过来借用一段时间。小燕和雪兰今年刚刚高中毕业。

雪兰一把逮住小燕刚要说什么，不料嘎斯车忽然“嘎”一个急刹车，所有的人猛力向前一送，两人差点跌倒。王子龙忙招呼着：“看看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！出了事可不是玩的，赵矿长才说的话你们都忘记了？操心把你们闪出去，不是腿瘸就是胳膊折！”

“哎哟哟，你看看，樱桃小口糯米牙，巧口口说些吓人的话。你不叫我们说话，你说话嗓门赶谁都大！”又是一阵哄笑。王子龙扭过脸不再言传。女孩子们真麻烦。

倒是赵雪兰开口说话了：“一会咱们进沟里，路更不好走，都把车帮子抓牢，脚底下站稳。”果然，那嘎斯车一进沟里就跟喝醉了似的，开始踉踉跄跄，前仰后合，左摇右晃，筛糠打战。女孩子们手底下不由地暗暗抓牢，双脚使劲把住，一时都安静下来，谁也顾不上说话了。一会儿，汽车干脆跳起了舞，车上的人跟炒锅里的豆子似的。陈换梅的脸色白了又绿，绿了又青，嗓子里的东西一咕涌一咕涌往上翻腾，再也压不住了，抓住车帮子的手直颤抖。身边的兰桃叶也和她一样，一副顾不了头尾的样子。忽然，又一个急转弯，众人没防备，差点闪出去，王桂英一个趔趄跌倒，头磕在车帮子上，擦烂一块皮，赵雪兰忙扶住她，喊叫司机停车。

汽车刹住，临了又朝前忽一闪，“嗤”地一声放出一股油味浓稠的屁，熏得人头昏眼花。陈换梅早也撑不住，趴在车帮子上狂呕。王桂英捂着脑袋，“哎哟哎哟”地呻唤。桃叶和招弟也晕得死去活来，胃里的东西吐干净了，还是恶心，再吐就是绿水儿，吐完口苦得不行。北京姑娘白洁只好打开自己的军用水壶给大家漱口。一人一口轮一圈后，王桂英拿手掌擦擦壶嘴，把水壶递到白洁手里。白洁却摇摇手说：“不要了，你用吧，我再买一个。”王桂英不知道该把水壶给谁，看一眼雪兰，雪兰正给这个捶捶背，给那个捶捶背，听见



了就接过去，斜挎在肩膀上。

白洁是个大学生，北京来的，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了大西北，她也是501钻井队的一员。细格子列宁装腰带一扎，斜挎一只军用水壶，英姿飒爽，风华正茂。好在她经常坐车，没有晕车。这会儿，她耐心地给大家教怎么防止晕车：用两个指尖掐在虎口上，使劲掐。大家模仿着她的动作，用力掐虎口，换梅难受得厉害，恨不得把虎口掐破。也怪，心里渐渐松动下来，不那么晕了。

慕容秋闻到汽油味，却觉得香得不得了，别人都捂住鼻子，她却张开鼻翼，深深地吸，太香了！奇异的香！凉水崖多少年也没有闻过这个味道了。不过当汽车进沟的时候，巨大的山影压过来，太阳不见了，山沟的阴森气顿时强大起来，她感觉到了那无孔不入的寒意，这身月白小袄是市布，不隔风，针尖大的风钻进去就成了拳头那么大。别人晕得七颠八倒，她却在用力抵挡深沟里那阴寒。

汽油味包围着她，使她深陷其中，唤起从前的记忆。人的嗅觉也是有记忆的，伴随着熟悉的味道过去那些熟悉的生活似乎又在眼前。小时候随父亲到太原，那车子就是这个味道，淡淡一股香。那时候，父亲还在，经常过了黄河做买卖。坐轿子、坐骡车、坐船，山西那边坐汽车。一路走，一路晚上都是歇在自家店里。他常常笑着说：“谁说我出门了，晚上还不都在自己家里住着。”

慕容秋第一次坐车也不晕，闻见汽油味那么好闻，那奇异的香啊！使劲闻啊闻，恨不得喝一口。过了很多年以后，当她再次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，才知道，原来，她注定就是个石油工人的料子。

嘎斯车在半路上停了好长一会儿。司机李延矿笑着：“哈哈，我说么，才牙长的一截路就吐成这样，受罪的日子在后头哩。”他见惯了晕车的人，也不催促，只圪蹴在一边抽烟。那烟慢慢地吸进肚子，在肚子里来来回回转几个圈，才舍得张开嘴慢慢朝外吐烟圈儿。

大家再也没有了刚才的新奇与兴奋，坐着，圪蹴着，斜靠着，就是没有人说话。

太阳下来了，在阴暗的沟里犁开了一条明亮的路，暖和多了，身体不再瑟缩。一只啄木鸟“笃笃笃”地敲着树干，清脆的声音格外近切，好像就在耳边。抬头细瞅，密密的树林里看不见它的踪影。一阵风吹过，树叶子翻出片片的白，一闪一闪，分外耀眼。

“快看呀，喏，那是什么？”白洁指着不远处的半山坡上。

大家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，一枝山丹丹花挺秀而出，在野草丛生的半山坡上，随着微风轻轻地摇曳。一束阳光正好打在花瓣上，红得鲜艳，红得耀眼。



“哦，那是山丹丹花，北京没有的？”王桂英捂着脑袋，有点儿疑惑，又问：“北京那么大，连个山丹丹花都没有？”

“哦，头一次看见这种花，红得真好看。有点儿像百合花。”白洁把花折下来，高高擎着，端详了一会儿说。

“就是的，山丹丹花也叫野百合花，就爱长在山坡地上，是我们陕北人最喜欢的花。”雪兰念过高中，知道的就多。

“真好看！”白洁由衷地赞叹。一边轻轻地摸一摸那富有蜡质感的花瓣。

看看大家都缓过劲来了，赵雪兰就招呼着继续上车赶路。王子龙也没有了刚才的不耐烦，只安慰说：“不要紧，转过野狼湾就到了。”

换梅这个月没来例假，头几天发现身子有些犯困，心里老是发恶心，怀疑是不是“有”了，要是真的“有”了，那当工人的愿望就要落空了。别说矿上，就是家里那一关也过不了。婆婆早就巴望着早点儿抱个胖孙子哩。换梅想好了，不管咋样，哪怕脱一层皮也要到公家门上挂号，当了工人，就是“人上人”了。

她是招工考试那天遇见兰桃叶的，兰桃叶挎着一个包袱，满脸是汗，两只辫子毛毛的、黄黄的，一看也是从远路上赶来的，臂弯里的包袱，表明她的决心：来了就不准备回去了。

招工的是一个大脑袋的中年男人，问了换梅一个问题：“你为什么要来油矿工作？”

换梅心里想，油矿好嘛，当工人比种地受苦强得多。可是口上却不能那么说，她脑子转得快，常常路过油矿，听见大喇叭里呐喊“要建设社会主义”。于是，她对招工员说：“要建设社会主义哩。”

大脑袋招工员点一点头，脸上闪过一丝丝笑，换梅准确地捕捉到了。他点点头，下一个。

## 五

郑家湾着实热闹起来，村里老老小小跑来看热闹。村里人从来没见过这个场面：那么大的一个铁家伙蹲在那里，轰轰地吼叫着，地皮跟着一颤一颤的，看样子比牛的力气都大。这个铁家伙就是顿钻。